

湯恩伯贏得古寧頭大捷

邵德潤

讀中外雜誌四十卷第三期，鄭遠劍先生大作「為湯恩伯辯誣」一文，不勝感慨。許多人和本人的想法一樣，以為歷史可以偽造，史實可以竄改，其實這類想法都是錯誤的。因為「天地有正氣」，這正氣可以短期被掩壓，經久必然會伸張，所以說「公道自在人心」。鄭遠劍先生能為三十七年前的往事，查明真相，為湯恩伯將軍主持公道，我非常佩服。

民國六十八年十月「傳記文學」第二期，刊登了四篇有關「古寧頭大捷」的文章。其中三篇強調古寧頭大捷是胡璉及所部高魁元十八軍立的大功，唯有卜幼夫所寫的「古寧頭大捷採訪追記」一文，指出指揮古寧頭大捷的是湯恩伯將軍。當時實際在前線作戰的部隊，經查為二十二兵團司令官李良榮、青年軍二〇一師鄭果、十八軍一一八師李樹蘭、十九軍的十四、十八兩師，以及戰車第三團第一營。

由於這一期的「傳記文學」影印有胡璉將軍「作戰經過概述」的親筆手稿，其中敘述當時作戰情形頗詳，亦可佐證卜幼夫文章的正確。當時我曾寫了一封長信給「傳記文學」的劉紹唐兄，表示我個人的看法，並對老友劉毅夫兄的文章有所批評。紹唐兄很客氣的回我一封信，說明此事已引起各方熱烈反應。他陸續收到文稿及投書十數篇之多，某單位兩次電囑，「此事已引起不良影響，希勿再刊登」。他只有暫停發表，把我的「投書」影印備參，原件退還給我。

我對於退稿向不保存，但對這封「讀者投書」且妥加保留，希望有一天可以發表時，再行發表。現在看了鄭遠劍先生的大文，似乎時機已到，因之商請王發行人成聖兄，刊出這篇未經發表的「讀者投書」，讓我為湯恩伯將軍出一口悶氣。下面是這封被壓置了七年的「讀者投書」：

金門古寧頭大捷史實的 質疑與辯正

讀傳記文學二〇九期，有關「古寧頭大捷」的文章共有四篇：李守孔教授所寫「金門古寧頭奏捷三十周年」、劉毅夫所寫「細說古寧頭大捷」，及王禹廷所寫「旋乾轉坤的古寧頭大捷」，都強調胡璉及所部高魁元十八軍（主要為一一八師）的戰功。惟有卜幼夫所寫「金門古寧頭大捷採訪追記」一文，當時以親身採訪所見所聞，強調說明「指揮此一戰役，造成金門古寧頭大捷的統帥，並非十二兵團的司令官胡璉將軍，而是福州綏靖公署代理主任湯恩伯上將。」

仔細拜讀了李、劉、王、卜四人所寫文章，不免使我對歷史記載的真實性更起懷疑。金門大捷距今不過三十年，竟有當時主將是誰，誰打得最出力，都還有人爭論，更何況千百年前的往事。李、王兩文都憑他人資料所寫，姑不置論；但是劉、卜二人都是曾於金門大捷後親往採訪的新聞記者，照說應該翔實可信，何以兩人的說法大

相逕庭？經一讀再讀，現又再看了幾篇參加當時戰役軍官的文章，我個人判斷卜幼夫兄的說法是正確的。

劉毅夫兄與我同事多年，為名軍事記者，各方人事極熟，惟秉性忠厚，易受人欺。卜幼夫兄自謂曾和胡璉認識頗早，和湯恩伯却素昧平生，居然能為湯恩伯寫翻案文章，足見文人自有風骨。卜幼夫兄在「採訪追記」中說明以下幾點關鍵的事實真相：

一、金門大捷主帥為湯恩伯。廈門十月十七日失守後，金門戰事發生以前，已決定易帥。原任湯恩伯上將尚未移交，新任胡璉司令官尚未到任接事。就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共匪發動攻勢，湯恩伯上將奉命暫緩離金，擔任總指揮。

二、胡璉將軍本人於十月二十六日中午到達金門。按李守孔文亦說：「胡於二十六日十一時到達金門戰場湖南高地第十八軍指揮所，面授高魁元軍長機宜；旋至第十九軍指揮所指揮戰鬥。前一日登陸時，由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官主持全局。」李文說明，胡璉雖抵達金門，因新命尚未佈達，僅到十二兵團所屬十八、十九兩軍指揮所，面授機宜，指揮戰鬥。對整個作戰的部署與指揮，此時尚非其職責。

三、李良榮負責實際指揮作戰重任。李良榮將軍時任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官駐守金門，匪軍來犯，彼實負指揮作戰之責。胡璉自撰「古寧頭作戰經過之概述」亦說：「璉每欽仰李良榮將軍之清高風範，古寧頭之戰，最初彼乃負責指揮者；在璉未到金門以前，十八、十九兩軍會均歸彼

指揮。」胡璉對李良榮的推功不居，極為感激。他說：「彼（指李良榮將軍）始終不言一功字，亦不提一勞字，人有以金門戰事相詢者，彼則不稱功，而讓之於十二兵團。」據此，卜文所說：「當匪軍突破二〇一師於龍口至古寧頭一線陣地時，金門統帥湯恩伯上將決心使用機動部隊十八軍一八師（加強師），十九軍十四、十八兩師，及戰車營，以全力包圍殲滅。湯恩伯命令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官李良榮迅即部署。李司令官奉到指示後，負責實際指揮的責任，立即開始行動」，這一段記載應屬事實。胡璉在「作戰經過概

述」（見「傳記文學」二〇九期頁二四——二九影印手稿）一文中提到，他一到即去金門西北角湖南高地十八軍及十九軍作戰陣地，「但見安岐附近，匪我爭奪甚烈，李良榮將軍與日籍顧問根本博亦在一旁」，足見古寧頭之役，李良榮始終親自督戰。劉毅夫兄文中所說：「我金門守軍已查覺了共匪的企圖和行動。李良榮將軍很謙虛，誠懇的把金門指揮權交給了高魁元軍長。」這話似乎毫無根據，湯恩伯當時尚未交卸，未奉極峯明令，他又怎能推卸指揮金門戰事的責任？李良榮時為廿二兵團司令官，奉令駐守金門，守土有責，又豈可隨意把指揮權交與他人？何況當時胡璉「亦體會到高（魁元）任軍長不久，而作戰部隊又係兩軍混合而成，當然不能十分如意」。因之胡璉一到古寧頭前線，就「即決定前線之三個團（按為十九軍十八師之五十四團，十八軍一八師之三三二、三五四兩團），及一一八師之三三團，統歸一一八師師長李樹蘭少將指揮」。

（見胡璉手稿）由此可見古寧頭之戰，胡璉未到前線之前，由李良榮親自督戰；胡璉到達之後，乃由李樹蘭奉令統一指揮。

四、青年軍鄭果苦戰獲勝：青年軍二〇一師鄭果所部，以兩個團的兵力，迎擊登陸匪軍一萬二千人，兵力懸殊，而能激戰達兩小時以上，以俟援軍到達，才能反敗為勝。該師戰鬥激烈，犧牲慘重，其功實不可沒。戰車第三團第一營自始至終，協同步兵作戰，壓制敵人，使敵軍陷入古寧頭至瓊林之線的袋形陣地，我軍始能一舉而殲滅之，為造成古寧頭大捷的重大關鍵，其功績亦應表彰。

戰史之記載，不宜誇張，更不宜以三國演義的筆法，來作「皮裏陽秋」的評述。劉毅夫兄以信手拈來的筆法記述此一戰役，彷彿羅貫中敘述赤壁之戰，本人不敢苟同。例如——

（一）劉文說：「由胡璉的十二兵團中調出了能征慣戰的高魁元十八軍，派駐金門，至是金門才真正的有了戰鬥力；並且又說：『當十八軍抵金門之時，湯恩伯特借一個團，到廈門（應為金門之誤）街頭遊行，以壯民心士氣。』如此措辭，都嫌誇張。既然祇有十八軍才有真正的戰鬥力，何以不屬於十八軍的二〇一師，又能「戰志高昂，在鄭果師長的堅定指揮下，共匪想竄入一人，必須用萬人的肉舖路前進。」（劉文中語）而且如此說法，更置第五軍的李運成、二十五軍的沈向奎等人於何地？至於說湯恩伯要向十八軍「特借」一個團遊街，更近乎荒唐。十八軍調防金門，受湯恩伯指揮節制，何能談得上「特借」？如

果湯恩伯無權指揮十八軍，高魁元軍長又有何權把自己的部隊出借於他？

(一)劉毅夫兄說：「廈門撤守後的國軍最高指揮官湯恩伯，乃將指揮所移至船上，撤到大小金門之間水道中停泊，而以就近大金門的水頭作登陸點，指揮金門守軍爾後之作戰。他對金門前途的看法如何，不得而知。」湯恩伯將軍忠勇善戰，應為國軍戰史上不爭的定評，大陸最後的上海防衛戰，也是他打的。他在金門的總部在水頭，胡璉去過，今總統蔣經國先生並曾乘吉普車（不是船）去過，何以硬要把他說成貪生怕死之徒？連總部都要搬到船上，這是非常不公道的。卜幼夫文中記載，廿六日上午匪軍增援反撲，我軍展開殲滅戰，激戰進入高潮時，湯恩伯偕少數高級將領親往督戰，官兵士氣大振。湯恩伯又豈是怕死的人！至於說湯恩伯「對金門前途看法如何，

不得而知」的評語，更是皮裏陽秋，對湯恩伯暗中陰損，不知劉毅夫兄從何處聽來，胡裏胡塗的上了人家的當。對歷史事件的敘述，要對當事人公平，要對後世人負責，千萬要慎重！

(二)劉毅夫兄紀述：「十九軍的十四師於廿四日開始下船，該師為新募部隊，尚未及換上軍服，下船時，在附近的湯恩伯說：『為什麼不教士兵先下？不該讓老百姓搶先下船！』人們告訴他：『十四師還未發軍服呢！』湯始無語。」這一段文章又犯了三國演義看得太多的毛病。照軍隊規矩，部隊到達防區，部隊長必定要先向防區主帥報告，主帥亦必先已了解該部隊的情況。何以湯恩伯身為主帥，反成為袖手旁觀的觀眾？這顯然又是當時中傷湯恩伯的流言。流言止於智者，劉老大本性忠厚，似乎又上了人家的當。金門大捷後，東南軍政長官陳誠於廿七日下

午親赴金門佈達命令，湯恩伯調職，由胡璉繼任，其官銜為福建省主席兼金門防衛司令官；廿二日兵團李良榮亦同時調職。

湯恩伯上將返臺北後，輒光養晦，嗣後即告病故。李良榮將軍曾到臺大聽課，後赴東南亞，五十六年以車禍逝世。名將凋謝，老兵終逝，令人不勝感慨。

惟湯恩伯上將能够公爾忘私，檢舉其恩師陳儀（湯入日本士官，係陳儀保送）通敵附匪，其對領袖之忠貞可知；能够死守淞滬，使留居上海的重要人員物資以及中央銀行的黃金得以安全撤退，其英勇負責亦可想見。

不意事隔三十年，仍有人對之不諒，甚至變造史實，加以污蔑，則余又不能不隨卜幼夫兄之後，為之稍加辯解矣。如荷貴刊披露，似亦可稍伸公道於人心也。

中外文史叢書 南京大屠殺

郭岐將軍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日軍入城姦淫燒殺，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前台灣省議員、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曾於抗戰勝利後，列席戰犯法庭作證，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罪證確鑿，判處死刑。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南京大屠殺」長文，連載期間，轟動遐邇，傳誦廣遠，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劊子手下的下場」及珍貴圖照，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訂價台幣壹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